

当迷雾最终揭开，她发现自己只是回到了起点。

Holy

HOLY BABY

圣 婴

蔡骏

BABY

南海出版公司



Holy BABY

圣 婴

蔡骏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婴/蔡骏著. —2版.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 4
ISBN 978-7-5442-6896-7

I. ①圣… II. ①蔡…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2715号

圣婴

蔡骏 著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华 艳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5千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96-7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圣婴 /1

飞翔 /35

小白马 /68

遗骸 /85

赤兔马的回忆 /95

刻漏 /104

一个少年之死 /119

今夜无人入眠 /139

父子 /165

神秘岛 /171

杀人墙 /194

苏州河 /209

蔡骏创作大事年表 /222

圣婴

这是一座海边城市，沿江胡乱停泊着许多中国人的小木船。在水泥码头边，一艘巨大的英国轮船喷着黑烟停靠在了岸边。它从地中海北岸的某个意大利港口驶出，是热那亚还是那不勒斯，这无关紧要，它是出直布罗陀海峡走大西洋绕好望角入印度洋还是走苏伊士运河的捷径也无关紧要，甚至它是否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中途停靠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在这座中国城市停了下来。一个三十岁的意大利人选择了这座城市，或者说这座城市选择了这个意大利人。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意大利人有着一双棕色的眼睛，隐隐约约发出淡淡的光，这双眼睛的深邃，让许多人终身难忘。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下摆特别长，吸引了几个法国贵妇人的眼神。他挺直了身体，拎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皮箱，没人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他走下舷梯，看了一眼东方的天空，看了一眼这个神奇的城市，他知道，这就是他的目的地了。下了船，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却不需要签证。码头上飘扬着欧洲各国的国旗，四下忙碌的有英国人指挥的印度士兵，也有留着长辫子的中国搬运工。他叫了一辆人力车，进入了这座城市，当人力车载着他穿过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时，他有一种回到欧洲的感觉。走了很远，他才看见中国的国旗——黄龙旗，在黄龙旗下，有一个中国人，与他

一样穿着一件黑色长下摆的衣服，胸前挂着十字架，向他微笑着。他下了车，和那人以极其细微的声音说着什么，那人的脸色有了些变化。然后他们走进一个阴暗的房间，他打开了他的皮包，这一瞬，改变了他在中国的命运。

以上所述的时间是 1900 年，现在回到 2000 年，我开始讲述一个女孩的故事。

在那个致命的清晨，我所要讲述的这个故事中的女孩醒来了，我没有必要给她以姓名，我只须称她为“她”。她是从一个奇怪的梦中醒来的，在她将来的人生中，她会不断地回忆起这个梦。她的房间常年处于阴暗中，只有清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倾泻在她身上，那些光影像一张黑白条纹的面具覆盖着她，她在床上支起的身體也有了些斑马般的野性。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象，如十九世纪的油画体现出的意象。她的眼睛处于百叶窗的影子里，所以从瞳仁的深处，就出现了一种光亮。她似乎能直接看到这种光，来自她的体内。她下了床。她总是在阴暗的房间里关着的皮肤呈现一种病态的苍白，仿佛是透明的玻璃，一碰就会变得粉碎。

她有了一种冲动，于是她拉开百叶窗，这个清晨的阳光异样明亮，像一把把利剑刺入了她的体内，于是，她体内的某种感觉上升为直接的行动。她捂着嘴，满脸痛苦地冲出房间，躲到卫生间里去了。她如此反常的行为恰好被父母看见了，父母不安地看着她把卫生间的门重重地关上，然后里面传来了某种母亲所熟悉的声音，接着是抽水马桶和水龙头放水的声音。接着，门开了，她那张面无血色的脸，以及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和惊慌失措的神情都被父母一览无余地收入眼中，母亲轻轻地问：“怎么了？”此刻，母亲的语气是暧昧的，相当暧昧。但女孩没有听出来，她还不明白母亲暧昧的原因。

母亲又说：“我们两个谈谈，好不好？”然后她拉着女儿走进了一

间小屋，关紧了门。门外的父亲面色铁青地点了一支烟，此刻他的脑海中正放电影一般重复着许多镜头，仔细地搜索有关女儿异常的一切蛛丝马迹。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的搜索毫无结果，这时，母女俩从房里出来了，母亲的神色相当不安，而女儿却显得平静得多。她们一定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对话，纯属女性的对话，男人非礼勿听的对话，而这种私密对话的结果恐怕是敏感的父母所深为担忧的。

“走，我们去医院。”母亲的语气有些生硬。

女孩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带她去医院，经过了在她看来不可思议的检查之后，她和父母走出了医院。她发现在正午的阳光下，父母呈现出一种绝望的表情。

回到家，母亲继续与她进行纯女性的对话，但是她完全听不懂母亲所说的，唯一听懂的是母亲不断重复的那句话：“那个男人是谁？”

她无法回答，因为她的确不知道，面对母亲凌厉的攻势，审问般的口气，她不知所措。可她越是不知所措，母亲就越是认为她在撒谎，越是认为女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堕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可怜的女孩，她是无辜的，请相信。

母亲最后真的生气了，她打开门，让父亲进来，父亲扇了女儿一个耳光。女孩的眼里闪着泪花，她逆来顺受地忍住了。她无法理解父母的行为，就像无法理解醒来前的那个梦，还有她身体深处某些微妙的变化。她茫然无知地看着父母，瞳孔仿佛是透明的，她想要以此来向他们证明什么，但这没有用。

最后她大声地对父母说：“我也想知道，到底那个男人是谁！”

母亲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绝望：“你连到底是哪一个都不知道吗？天哪，难道还不止一个？那你有几个男人？”

“住口！”父亲愤怒了，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耻辱感，仿佛是他自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剥光了衣服，失去了贞操一般，他再次给了女儿一个耳光。

女孩终于失去了忍耐力，她的泪水滴落在地板上，她仔细地看了看父母，突然感到陌生。她一把推开父亲，夺门而去，离开了这个家。

那个男人是谁？

她漫无目的地在这个城市里徘徊，穿着短裙和拖鞋，就像这个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问题少女。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脑子里总是重复着那句话：“那个男人是谁？”她真的希望能有人来帮她回答这个问题。

入夜，她满眼看到的都是霓虹灯和灯箱广告，让她有些目眩，她明白没人能为她解答问题，只有靠自己寻找答案。于是她在马路上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寻找着，根据她有限的经验，那个仅存在于想象中的男人应该二十出头，留着不短不长的头发，脸应该是白白的，个头中等，穿一件T恤。除此以外，至于那个人的长相、职业、性格都是一片混沌。她寻找了很久，在人行道中间站立着，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如同潮水般从她两边涌过，而她则像一块激流中的礁石，冷峻、沉默。

终于她见到了一个男人，基本符合她的条件，于是她拦住了他，问道：“你是那个男人吗？”

对方被问得一头雾水，茫然地看着她：“小姐，你问什么？”

“我问你是不是那个男人？”

“哪个？”他似乎明白了什么，眼珠飞快地转了一圈，意味深长地反问道：“多少钱？”

“我身上没钱。”

“那当然，没钱才出来做嘛。来，这里人多，跟我走。”说着，他带着她转进一条阴暗的小马路。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说，“地方你选，价钱我定，怎么样？”

“我们认识吗？”她不解地问。

“这还用得着认识吗？不认识最好。”

“不，你不是那个男人。”她立刻转身要走。

“哎，价钱也由你定，好不好？”

她已经走远了。

昏暗的路灯，把她的影子拉长了，她一边走，一边看着自己的影子，她知道，影子里还有一个影子，那个影子如此隐匿，仅能凭感觉去触摸。她不认识路，马路越走越窄，到最后变成了一条小巷，深深的小巷，除了几户人家窗口的灯光外一片黑暗。她有些冷，下意识地抱住了自己的肩膀，向黑洞般的小巷深处走去。

突然，一双手从后面抱住了她，一阵粗重的呼吸从她的脑后来，重重地吹在她的脖颈里。她想放声大叫，嘴巴却被一只手堵上了，另一只手有力地箍着她的腰，并越收越紧，让她喘不过气来。她用手肘拼命地向后反击，但撞到的仿佛是一堵坚固的墙。然后她感到自己腾空了，那手抱着她向更黑暗的角落奔去。她感到绝望，接着想到了死亡，她的脑子里忽然闪出这样的念头：死亡的感觉是美的。嘴被捂住了，于是她就用自己的心说。她问自己，为什么会在痛苦中感到美？难道那个男人就是他？如果是的，她决定服从。

但是这种美感立刻就被打碎了，一道强烈的手电光束照到了她的脸上，在黑暗中待了太久的瞳孔一瞬间缩小了许多倍，她的第一感觉是太阳，太阳降临了。一瞬间什么都看不清，白晃晃的一团光闪过之后，她看到有个穿制服的人提着手电筒向这里奔来，一边还大叫大嚷着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脸现在一定被手电光照得雪白，白得像个死去了很久的女人，躺在坟墓里，等待盗墓者的来临。

腰间的那只手忽然松了，堵着嘴的手也松了。那个人要逃了，但她不想让他逃走，因为现在她已经认定他就是那个男人。她终于能够转过身了，但那个人也转过身向黑暗中拼命地跑去。她大叫：“你别跑，我跟你走。”她还从来没叫得这么响，尤其是在黑夜中。这声音让四周其他黑暗的窗户里也亮起了灯光。

她刚要向那个人追去，身后的一双大手就搭在了她的肩上。她别无选择，只能回过头来，她见到了一个警察。他个子很高，脸在黑暗

中看不清，但大概能分辨出是个年轻人。

“那家伙欺负你了？”他的嗓音富有磁性，有一种奇特的魅力。

她无法回答，也许她反倒渴望被认定为是被那个男人欺负了。

“不是吗？那他是你男朋友？”

“不。”

“那他就是个流氓！而且，你也不应该晚上一个人在外面乱走，你父母会着急的。如果不是我刚巧路过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

“可我想，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男人。”

“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家住哪儿？”

“我不想说。”

“真不像话，现在的女孩子胆子太大了，走，跟我回分局去。”突然，路边有一盏灯亮了，照亮了小警察的脸，他的脸上有几粒粉红色的痘痘，鼻子上好像冒着油，大概刚从警校毕业吧。于是她又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也许那个男人就是他吧。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像一把锤子一样重重地敲在了她心上。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忘了吗？那个男人就是你啊！”

“女孩子要自重。”虽然小警察的口气和父亲如出一辙，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却明显地在颤抖。

“你不记得我了吗？这不奇怪，我也不记得你了。但我们一定认识，否则我就不会去医院检查了。”

“你说什么？小声点，别让人听见，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的，我看你不该去分局，该去精神病院。”说完，小警察就像躲避瘟疫似的转身走了。

难道他真的不是？她对自己说。小巷里一阵穿堂风吹来，她更冷了，急忙小跑着出了小巷。她来到一条马路上，走进了地铁站。

身上只有三块钱了，她买了一张地铁票，走进了候车的站台。时间已很晚了，站台上人稀稀拉拉的，而且大多无精打采。她坐在一张

椅子上，茫然地看着对面的广告，广告里有个身材苗条的女人，瞪着大得吓人的眼睛看着她。地铁来了，从地下的深处风驰电掣般冲过来，再缓缓减速停下，它那空空荡荡的车厢里只出来三两个人，然后又进去几个人，她觉得实在有些浪费。她没有动，眼睁睁看着这辆列车隆隆地开动。过了一会儿，另一个方向的列车又冲了过来，反方向重复了一次，可她还是没动。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现在站台上空无一人，离末班车的发车时间还有五分钟，她懒懒地闭上了眼睛，等待地铁工作人员把她给轰出去。

五分钟后，她再次听到一班列车从隧道中赶来，隆隆的声响像男人的脚步声重重地向她冲过来，它就像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来掳掠女人的骑兵队。列车再一次停下，像一匹喘息的马，然后车门打开，骑士们下马，马具在互相碰撞中发出奇妙的声响。一个男人来到她跟前，好奇地看着这个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似乎在享受什么的女孩。

但是这个人不是她要找的男人。

于是，在我们这个故事里，第二个女孩出现了。对于她，我给她一个名字——罗兰。

女孩睁开了眼睛，第一眼见到的是罗兰的双眼，她仿佛见到了自己眼睛的克隆品，在惊讶中她看清了罗兰。她有一种预感，罗兰将会帮助她，于是她大胆地对这个陌生的同龄女孩说：“我在寻找那个男人。”

“我在寻找我的孩子。”罗兰的回答同样令人吃惊。

她站了起来，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罗兰。这时，另一个方向的列车来了，这是最后一班，她跟着罗兰走进了车厢。

列车启动的惯性令她向后轻轻一荡，然后列车驶入黑暗的隧道。车内的灯光有些昏暗，在她的眼里，仿佛光线全都在来回摇晃着，感觉就像在坐船。车里没什么人，不知从什么角落传来打呼噜的声音。她们坐在一起，互相看着。

她轻轻地问：“你说你在找你的孩子？”

“对，一个月前，我生下了一个孩子，但他（她）生下来就失踪了，我没有见到他（她），不知他（她）是男是女。虽然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但请相信，我确实生下了一个孩子，并且刚刚坐完月子。无论如何，我要找到我的孩子。”

“你到结婚年龄了吗？”

“没有。”

“那你和我一样。”

“你也丢了孩子？”

“不，我的孩子好好的，还在我的肚子里，他（她）还很小，很安全。”

“那个男人知道吗？”

“不，我不记得有过什么男人。直到今天早上，在妈妈的帮助下，我才发现了这回事。妈妈问我那个男人是谁，不停地问，就像是审问我，可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必须找到那个男人，尽管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长什么样，干什么的，但我必须要找到他，否则我永远也回不去了。”

“对，你和我一样。”在微微的颤悠中，罗兰的脸色似乎比她的更苍白。

不知道又过了几站，地铁终于到了终点站。她们走出地铁站，罗兰带着她走过一段荒僻的马路，来到一栋小楼前。她觉得这栋小楼非常奇怪，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矗立在树丛中，有股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质，特别是尖尖的屋顶，让她回想起什么，好像自己曾经来过这里。在屋顶正面，仿佛有个什么标志，但黑暗中看不清。然后她们上到了三楼的一个房间。房里装饰很老旧，没有床，也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席子。

罗兰给她又铺了一张席子。她们关了灯，匆匆地睡了。

窗外照进来蓝色的光，像一件晚礼服，柔软的丝绸面料，长长的下摆一直拖到她的席子上。她不断地用手指拨着席子的缝隙，一棱又

一棱，就像是拨着吉他的琴弦，光洁的手指此刻有种瓷器的光泽。她睁着眼睛，满眼都是那淡淡的蓝色和窗外婆娑的树叶的影子。然后她看着睡在旁边的罗兰，罗兰侧卧着背对着她，她看到罗兰背影的轮廓被罩上了一层蓝色的光晕。那曲线和自己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更加丰满，更加有诱惑力。虽然罗兰还是一张少女的脸，但身体似乎已经是少妇的了，这更证实了罗兰的确生过孩子。她发现罗兰的身体开始微微地发抖，那圆润的肩膀像大海的波浪一起一伏，恰好与蓝色的光协调一致。渐渐地，起伏越来越大，轻轻的海涛变成了巨浪，她开始听到一阵阵微弱的啜泣声，就像波浪爬上沙滩的声音。罗兰把身体转了过来，变成了仰卧，于是她看到一个波峰从罗兰的胸口涌过，往下又是一个深深的波谷。罗兰的脸转向了她，她看到罗兰的脸上挂着两颗大得惊人的泪珠，如钻石般闪耀着蓝色光芒。她伸出手，轻轻地擦去了罗兰的泪珠。

“我的孩子没了，我真的生下了他（她），上帝啊，我的孩子不见了，我的孩子，我的命。”罗兰终于畅快地哭了出来，紧紧抓住了她的手，两个人的手指像弯曲的树枝一样纠缠在一起。罗兰的头靠在她的怀里，她搂着罗兰富有弹性的肩膀，嘴唇贴着罗兰的头发，有一种被青草吞没的感觉。罗兰的身体继续在她的怀里起伏着，冲撞着她的胸口和心脏，她发现自己的胸脯已经被罗兰的泪水浸湿了。她咬着自己的嘴唇，几乎咬破了，她感到怀里抱着的是自己的女儿，她们像一对痛苦的母女，依偎在这蓝色弥漫的房间里。

“我的孩子。”这个蓝色的夜晚，她的耳朵里充满了这种凄凉的声音。

一个大着肚子的少女用黑色的头巾蒙着脸走在佛罗伦萨的小巷中，长长的小巷，两边是石头房子，窗户都开得很高。黑暗的小巷似乎永无尽头，偶尔有巡街的灯火穿过，像暗夜中野兽的眼睛，发出捕食前幽幽的光芒。佛罗伦萨的少女绝望了，她没有了力气，在她纯洁无瑕

的身体里，一个耻辱的生命正在蓬勃地成长，要把她的身体给撕裂。少女把手扶在古老的石墙上，也许这堵墙是十四世纪黑死病时期修建的，充满了一种死亡的凉意。又是一阵阵痛，撕心裂肺，少女捧着腹部，满头大汗，她把自己的嘴唇都咬破了。不，不能在这儿，她对自己说，她忍着前所未有的疼痛扶着石墙缓慢地前进，一路上留下一长串血迹，引来了一群苍蝇。

终于，目的地到了，少女几乎是爬进了一个马厩，对，马厩，必须在这里。一匹白色的纯种马正在熟睡着，她把自己的身体放在马槽上，分开了双腿。整个马厩充满了马尿和草料的气味，加上少女身上的血腥味，混杂在一起，似乎已不是人间所能有的了。佛罗伦萨的少女终于大声地叫了出来，痛苦地呻吟着。白马被她的动静惊醒了，睁开了大眼睛注视着这个陌生的场面。于是，白马看到一个孩子诞生了，是个男孩，男孩没有啼哭，而是手脚乱舞着，白马吓了一跳，它狂躁地挣脱了缰绳，撞开栅栏，冲入佛罗伦萨茫茫的黑夜里。

少女吻了吻男孩，然后哭着离开了马厩。男孩睁开了眼，静静地等待着那位神父的路过。

这是十九世纪的事了。

“你为什么一个人住，你的父母呢？”晨光再次降临在她的身上，她的嘴唇终于有了些血色。

“告诉你，我是一个弃婴，生出来就被遗弃了，我只有养父母，从我肚子里有了孩子，他们就给了我一笔钱，把我赶出来了。”罗兰现在完全不像昨晚那般痛苦了，她的脸上带着微笑，“好了，谈谈你吧，你准备怎么找那个男人？”

“不知道，我想他应该二十出头，不短不长的头发……”

“够了，接下去是白白的脸，大大的眼睛是吗？这不对，女孩子总喜欢这样幻想，但这不可能。我说啊，那个男人至少应该有三十岁，

脸白不白，眼睛大不大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身材挺拔，最好戴一副眼镜。他应该事业有成，有一个妻子，但是他不满足，还在外面寻花问柳。于是他遇见了你，你也遇见了他，这是上天的安排，可惜，由于某种意外，他和你都失去了记忆，所以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害得你要到处寻找他，只有你们两个再次重逢，才能自然地回忆起一切。”

“你在写小说啊！我可不喜欢大男人，还是小一点好。”

“大的好。”

“小的好。”

“大的才有魅力，小的还没本事把你肚子弄大。”

“你不要乱说话，我不好意思了，那你孩子的父亲是个三十岁的男人？”

“不，我不想透露那个人是谁，总之那个人非常神圣，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人，不，他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神。”

“你太痴情了。”

“不，我说的是事实。”罗兰突然用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目光注视着她，好像是在以自己的眼睛担保，那样子让她吃了一惊。

“好，我相信，走吧，我们去找我们要找的人。”

她们出了门，她特意回头看了看，发现屋顶正中有一块长方形的水泥面，真是奇怪，也许是用水泥把什么东西给封在里面。

她们坐上了地铁。早上地铁车厢里人很多，空气也很混浊，她们的对面有一个长头发的男人，戴着副墨镜，在拥挤的人群中，她能透过缝隙看到那长发男人的半边脸。这男人有坚毅的嘴角，她轻轻地对罗兰说。

“对，薄薄的嘴唇，瘦削的脸颊，长头发，也许是个乐队吉他手或是鼓手甚至是个诗人，总之是搞艺术的吧，不过，你也别期望太高，他也有可能是黑社会的。”罗兰的回答总是让她惊讶。

戴墨镜的男人像尊雕像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她又轻声说：“也许他也在寻找我。”

“对，那个女人是谁？他正在忧伤地寻找在他看来并不存在的女人，这一定令他大为烦恼，因为这个命题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完全不符合逻辑。”罗兰的嘴角微微动了动，“瞧，他要走了，跟着他。”

她们跟着这个男人走出了地铁站，出乎意料的是，男人走进一个公园，很小很偏僻的公园，这天不是双休日，公园里几乎没什么人。男人踏着一被茂密葱郁的树枝和树叶隐藏起来的小径走着，背着一个黑包，背影在枝叶间忽隐忽现，显得有些虚幻起来，不像是真实存在的。在小径的深处，有一张绿色的长椅，被树木包围着，几乎照不到日光。她们不明白公园为什么要在这里放一张长椅。男人在长椅上坐了下来，摘下墨镜，然后从背包里小心地掏出了一个东西。

罗兰立刻叫了起来：“孩子，我的孩子！”

她们冲到了那个男人跟前，却发现男人手里的不是孩子，而是一尊雕像，婴儿的雕像。

这雕像大小和真的婴儿差不多，金属质地，发出金灿灿的光芒。雕的好像不是中国婴儿，而是一个外国男婴，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窝，头上是卷曲的胎发，全身赤裸着，双手略微弯曲向前伸出，好像要抓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圣婴。”

“圣婴？”

“就是刚诞生的耶稣。”

“这是金子做的吗？”罗兰大胆地问。

“不，是铜，外面镀金。”

“他真可爱。太美了。”

“只不过是一件复制品而已，一文不值，真品早就失踪了。”

“失踪？”一提到失踪，罗兰总是下意识地想到自己的孩子。

“一百年前，一位传教士从意大利带来了一尊据说是出自文艺复兴时期某位艺术大师之手的圣婴雕像来到中国，安放在我们城市的一个教堂中，成为这个城市所有基督徒共同供奉的圣物。但是，仅仅三十年后，这尊圣婴雕像便被一个神秘的人砸坏了。这在教徒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教会悬赏千两黄金捉拿破坏圣婴的人，但始终没有查出那人是谁，于是就不了了之了。我只不过是个穷雕塑家而已，无聊之余根据图片、模子等旧资料复制了一些雕塑作品，像这样的在我家里还有许多呢。我想在自然的环境中欣赏它，因为它是我的圣婴作品中最为满意的一个，所以我来到了这里，事实上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

“还有一个问题，你认识我吗？”她终于大胆地问了。

男人有些错愕，他理了理自己的长发，接着仔细端详了她一阵，最后叹了一口气：“知道吗？你长得像一个人，如果我们过去真的认识，那我万分荣幸。可惜我不认识你，太遗憾了。”

“你说我长得像哪一个人？”

“他的妈妈。”男人指着圣婴对她说。

罗兰插嘴道：“你能把这个雕像卖给我吗？我非常喜欢它。”

“不，你就算出再多的钱我也不卖，虽然这只是个复制品，但它依然神圣。”男人居然亲吻了一下雕像的额头。

“我求你了，我的孩子失踪了，我不骗你，我真的生下过一个孩子，但他（她）失踪了，我非常痛苦，我需要圣婴，我需要它。”罗兰说着又哭了，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泪水顺着她的肩头一直滑落到她手指间。

“真的吗？”男人伸出左手，抬起了罗兰的下巴，然后用右手擦去了罗兰脸上的泪，他有些无可奈何地说，“看来，你的确比我更需要圣婴。拿去吧。”

“多少钱？”罗兰接过了沉甸甸的雕像。

“送给你了，不要钱。再见吧。”男人转身就走，还没等两个女孩道谢，